

英 雄 牌

馮 崗 著

華北火藥印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

目 錄

特務訓練班的學生·····	(一—五)
參加新四軍·····	(六一八)
年輕的伙伕·····	(八一—二)
突擊隊員·····	(二—二二)
英雄牌·····	(二—二八)

如皋南面的戰爭正在緊張的進展着，我通過通如公路（南通到如皋的），想到鬼頭街一帶前線去。那邊蔣機正在公路上瘋狂掃射着，只要發現一個人，他就追擊着要他的命。所以寬闊的公路是靜蕩蕩的，闕無一人。忽然有一個穿白布衫的農民，他不知有什麼要緊的事，匆匆的越過公路，於是，他就成爲蔣機的最好的獵物，鳴的一聲，軋軋的機槍在他頭上叫起來，農民慌張了，轉着圈子不知躲到那兒去好，到最後沒有辦法時，就蒙着臉孔大哭起來。在最危險的時候，有一個年輕的新四軍，從草堆裏竄出來，把農民拖進草堆，並用青草把他蓋了起來，但是農民的白襯衫實在太注目了，飛機還是迴旋不去，子彈雨似的飛下來，這新四軍就把整個的身體伏在農民身上掩護着他，五分鐘以後，飛機走了，農民從新四軍的肚子下鑽出來，但是新四軍却爬不起來了，農民感動得嗷嗷痛哭，負起新

四軍走到路旁的小屋裏去，我們也從高粱田裏鑽出來，走進了小屋，那新四軍混身是血，雖沒有死，顯然是受了重創，但他並沒有呻吟，眼睛依然很活潑的看着大家，忽然他發抖的手捉住了我的衣角，很熱情地說：

『××！你還認得我嗎？』

於是我就記起來了。

特務訓練班的學生

一九四二年春天，我在某旅教導隊工作時，認識了一個名叫余錫林的同學。他是浙江慈谿人，貧農出身，他的父親爲了要使自己的獨生子不再承繼他悲慘的命運，所以例外的把他送進一個鄉村師範學校讀書，希望他畢業以後，在鄉村裏安分守己做做『先生』，也能够糊口了。

抗戰爆發了，青年人烈火似的愛國熱誠是關不住了，那時他二十歲，他終於

違背了父親的意志，投入廣大的世界裏去，願意把自己整個的鮮血與生命貢獻給祖國的懷抱，像當時的一般青年一樣，熱烈的像一團火，單純得像一張白紙，對於複雜的社會是毫無經驗的，這樣他就投進了第三戰區的一個什麼訓練班裏去；說得明白一些，這個訓練班實質是一個特務養成所。

他在訓練班裏三個月，等於坐了三個月牢，但是他的農民的忍耐心，把一切都忍耐過去了。最使他痛心的是許多純潔的青年，都被漫漫腐蝕而墮落了。但是他固執的希望着，憧憬着：『不會全部是這樣的，外面的抗戰一定在轟轟烈烈的進行着吧？等到出來以後，做一個「神秘的人物」』（在他那時看來，特務是一個神秘的人物），貢獻給自己的祖國，不是很好嗎？』有時候他也感到前途沒有希望，想到當時來的熱情也不禁暗暗傷感，但是他用固執的希望來騙着自己。

有一天教官王奇忽然叫他，一進門，他就看見那位身材碩大的人物，正分開了兩條腿，雄糾糾的像墨索里尼的恣態似的站在那裏。他很小心，立正、脫帽、彎腰，作了四十五度的室內敬禮，順着眼睛等待着指示，那教官忽然用他粗

大的手指向褲襠裏一指，意思是要他像韓信一樣——從他袴襠裏鑽過去。

一個青年最不能侵犯的是他的自尊心！雖然他是個農民出身的青年，有着極大的忍耐力，但是他躊躇了，他真的躊躇了，那位大人物鐵一樣的手指却一動也不動指着袴襠，他知道違抗是沒有辦法的，就只好彎着腰，漲紅了面皮鑽了過去，那大人物把身體一旋，馬刺『金金』作響，得意洋洋的說：

『你知道爲什麼要你這樣做？』

回答：『我不知道，報告教官！』

狂笑着：『這是最重要的課，考試你服從不服從。』

沒有等笑聲完畢，余錫沐揮拳當胸一記，把大塊頭打倒在地上。

立刻他就被關到暗牢裏進行『感化』。他在裏面時而狂笑，時而痛哭，時而囁語，時而咆哮，他並不是害怕自己將得到怎樣可怕的遭遇，而是因爲他的最寶貴的東西——希望，破滅了。他對國民黨一貫是抱着很大希望，但是現在他看破它了，完全失望了。但是抗戰靠着誰呢？抗戰的前途是什麼呢？民族的前途將怎

樣呢？……他眼前是一片黑暗，黑暗，黑暗繼續着黑暗，黑暗把整個的重量壓在他身上……

他想起了年老而可憐的父親，想起了他的眼淚，他的叮嚀，他的期望……他決定回家去，從此就要決心完成他父親的期望，做一個安分守己的人。三天以後的一個夜晚，以他的聰明與奇才，他逃出了這座牢獄。越過高山，越過平原，越過森林，越過池沼，他到一家小村莊上求宿，那村莊是處於第三戰區與皖南新四軍交界的地方，一個老太婆的聲音問他，你是從那裏來的？他誠實的告訴他是『中央軍』的，那老太婆就假裝着呼呼熟睡沒有再理他，他第二三次也是一樣，第四次他嘗試着用新四軍的名義叫門，一個老頭兒歡天喜地的迎接他進去，給他燒洗腳水，問他肚子餓不餓，身上冷不冷，並且講起許多新鮮的自己從未聽見過的事情……這一夜他睡得異樣的溫暖，反覆做着一個夢；他彷彿在一個黑漆的夜裏。伸手不見五指，足下崎嶇不平，但是忽然有一個星星隱約的現出來了……

明天一早，他沒問到慈谿故鄉去的道路，却逕向新四軍駐地的方向走去。

參加新四軍

他很誠實的告訴團政治處主任：他是從三戰區來的，他的所以來參加新四軍，並不是對共產黨有了信仰，而是一種嘗試：想來找一條獻身給民族的道路，對於共產主義本身，他倒或者是反對的。

主任梁修吾同志爲了執行統一戰線政策，不便於留下『友軍』的人員，同時當時國民黨正佈置大批特務，混到新四軍裏來。所以婉言的勸他回去。

他呆呆的站着有五分鐘，副官給他回去的路費時，他下意識的接過來，又下意識的掉在地上，一顆很小的星星又熄滅了！一顆晶瑩的熱淚掉下來了。

他賴在總務科的休息班裏不肯回去，整天縮在一個陰暗的角落裏，儘可能的不被人注意，儘可能的把自己的身子縮得更小，漸漸的人家也就把他遺忘了。

可是他是不會遺忘自己的，他靜靜的觀察着這新世界裏所發生的一切事情，

他以一個農民的天真，漸漸的愛他，熱愛他，痛愛他了。他從字紙堆裏拾到一些碎片，像狼吞虎嚥似的讀起來，覺得裏面所說的，都是自己想說而說不出的。他常常因為讀書而忘記了吃飯，因此人家就更少注意他。

有一天傍晚，團直屬隊的許多人都在做一種『團結抗戰』的遊戲，他懷着滿腔的熱情，想加入他們一羣裏去，和他們一起歌唱、一起歡笑，但是他嘗試了幾次總有些胆怯，最後被熱情所鼓勵，毅然走進了人羣，可是歌聲忽然停止了，笑聲也沒有了，許多人指點着說：

『他還沒有走嗎？』

『就是那個國民黨特務機關的嗎？』

他滿面通紅的依然縮到角落裏去，低低地飲泣着，他開始痛恨起自己為什麼這樣盲目的投到那陷阱裏去，他更痛恨國民黨特務機關，為什麼他們做了一切罪惡，把這罪惡的黑印烙在他一個純潔的青年的身上呢？他更愛這支新生的隊伍，但是有什麼用呢？他的滿腔的熱情放到那兒去呢？他的熱血應該流到那兒呢？他

多麼需要着工作呀！

年輕的伙伕

有一天部隊出發打仗去了，因為戰爭很激烈，部隊流動性很大，伙伕担子都掉到後面聯絡不到，特務連的戰士打完仗回來飢腸轆轆喊着要吃飯的時候，伙伕却一個也找不到，許多戰士都惱恨得罵起人來，但是有什麼辦法，只好自己動起手來。誰知揭開鍋子一看，『他媽的！真是見鬼！不是雪白雪白的白米飯嗎？』大家搶着狼吞虎嚥起來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餓的緣故，覺得格外香甜，揭開外面的小鍋，誰知裏面還有滿滿的一鍋醬炒茄子，戰士們的嘴都笑裂了。總務科長問，這是誰燒的，沒有人答應，『糟糕，吃到老百姓頭上去了。』

伙伕同志回來了，從柴堆捉到一個不三不四的人。交到總務科來，總務科長一看，原來就是那個休息班的余錫林，總務科長皺着眉說：『怎麼攪的？』

『閒着沒有事，把飯燒好了！』他回答。

總務科長笑起來：『他媽的，就是你攪的？好罷，伙伙房正沒有人，你臨時代替幾天罷！』

余錫林沒有把自己將所有的路費買了茄子醬的事講出來，但是他是滿高興的，他用國民黨軍隊裏服從長官的恣態，立正，說了聲『是！』就跳到廚房裏去。有一天他偷看管理排長的花名冊，上面却並沒有自己的名字，不覺黯然嘆了口氣：『唉——還是臨時的！』

唉！還是『臨時』的，他怎麼才能使『臨時』變成『永久』呢？

轟動全國的皖南繁昌之戰——敵人以步騎砲空數萬兵力向我們進攻；我們英勇指戰員及戰士們，給他們迎頭痛擊，光榮的保衛了自己的土地。

在戰鬥最緊張的時候，該團指揮部與佔領前面小山的五連被敵人的火力割斷了聯絡，現在敵人正在迂迴着這個山頭。與五連取得聯絡，成爲非常急迫的事，但是要取得聯絡，必須通過敵人五道火力網，所以是最危險不過，幾乎是九死一

生的事。團長對戰士們說：『有誰願意擔當這最光榮的任務？』有一個年輕的伙伕挺身而出的說：『我願意！』他的表情是嚴肅而堅決的，激動的血染紅了他的兩頰，兩隻眼睛閃閃的發光，胸膛像風箱一樣的歛張着。團長一把捉住他發燒的手：鼓勵着說：『同志，你是我軍的光榮！』這年青的伙伕被感動得忽然流下了眼淚，這眼淚是快樂而勇敢的。團長問：

『你叫什麼名字！』

『我叫余錫林！』

『唔！我倒忘記了，你就是第三戰區來的嗎？』

『是的』

『哦——』團長躊躇起來了，當時他想：『這樣一個艱巨的任務，有關一個連的生命，甚至有關一個團的勝敗的關鍵的任務，怎麼可以交給一個沒有攪清關係的人呢？』他是要對黨負責的，是不能交給他的，所以帶着鼓勵，帶着安慰對他說：

『同志，你目前的任務是燒飯，這是同樣光榮的。』

年輕的眼睛順下來了，挺起的胸膛彎下來了，余錫林，他立刻變成畏縮地，退到了旁邊。在這同時，就有另一個年輕的兵接受了這個光榮的任務。

余錫林羨慕的看着他：看他怎樣束起了腰皮帶，看他怎樣微笑的與團長握着手，看他又怎樣與其他同志握着手，看他怎樣把一本練習簿交給他的好朋友，看他怎樣躍上火綫，看他怎樣機敏竄過了火力圈……許多人都看着他，許多人的期望都寄在他一個人身上，他是多麼的光榮呀！人家多麼信任他呀！余錫林整個的魂靈也跟着他飛出去了，飛出去了，可是實則呢，他還是在這個地方，因為他不配，他咬着嘴唇走進廚房裏，倒在草裏，忽然覺着混身發麻，彷彿混身都是毒血，這毒素是國民黨替他打進去的，但是他相信，自己的魂靈是純潔的，他把這支人民的軍隊愛得發狂了，但是有誰知道他呢！

突擊隊員

團長對這個伙伕有了一個深刻的印象，他覺得這青年很勇敢，所以把他調到五連當一個戰士。不久他們就到了江南茅山一帶。

當時國民黨冷欣的部隊常常像瘋狗一樣，向新四軍狂吠着，亂咬着，挑釁着，我們爲了團結抗戰，無數次的忍受着，退讓着，這情形使余錫林非常不滿，他不明白爲什麼不乾的痛打他一下呢？他的混身創傷是國民黨給他的，他意識的有一種農民的報復的心理。

有人給他一本中國紙印的『論共產黨』，他翻過來看，翻過去看，眼淚浸溼了書頁，他漸漸知道，原來世界是這樣的，父親的可憐的面影，母親慘死的情形，都在眼前浮動着，他以農民的直覺接受了這書裏昭示的真理，因此對國民黨也更加仇恨了。

但是他又有一些知識分子的習氣，他在部隊裏始終是孤獨的，雖然同志們對他很好，把最好的東西送給新同志用，可是他總覺得，人家在懷疑着他，他愈是愛這個部隊，愛這個部隊裏的同志；他就愈覺得自己像做了壞事似的，不敢與人家接近。他又很愛面子，不敢把心裏的話告訴人家，人家關心的問他爲什麼憂鬱時，他總是搖搖頭，變成了一個沉默的人。其實他的憂鬱還爲了另一件事：在每次做戰以後，總有幾個特別勇敢的戰士，光榮的參加了黨，他——余錫林作戰是不落於人後的，他也想參加但是不敢提出這個要求，因爲他是不配的。當黨日活動開各種公開的黨的會議時，爲了怕刺激自己，就偷偷的溜走；抱着『論共產黨』瘋狂的讀起來，沉醉在裏面，但是對於他說起來，他始終是一個外人，他的幻想很多，夢中他又反覆的看見了那個星星，而且這星星長起角來，四五隻角，但是離開得太遠了，他捉不到他。

在一次摩擦戰裏面，冷欣的部隊以幾倍的兵力重重包圍着他們的團，爲了要突圍，要組織三個突擊班進行衝鋒。這是一個犧牲自己而保衛大家的偉大的行

動，部隊裏進行了反覆的動員，指導員說：『爲了發揚我軍勇猛頑強的精神，爲了發揚我黨光榮傳統，我們連上最英勇的戰士們，共產黨員們，都應該自動的走出來！』空氣忽然緊張起來，每個人的呼吸都急促起來，一個二個……五個，戰士們自動走了出來，指導員，手一揮說：『够了！』這五個人裏面，有一個就是余錫林，因爲他怕又要不放他去，所以擠在最後面。指導員問：『你們都有什麼要求。』真的，當一個人到了生死鬥爭的時候，他總有一個崇高的理想需要完成的，有的同志說：『我參加部隊已經五年，一貫落後，這次我如果死了，指導員要追認我做一個中國共產黨員！』有的同志說：『我過去犯了錯誤，我犧牲之後，要恢復我的黨籍。』最挑皮不過的王癩子說：『我永遠不挑皮了，我希望同志們永遠記着我！我要參加……』他哭了。指導員問：『余錫林你有什麼要求？』他順着眼睛，搖了搖頭，嘆着氣，輕輕地說：『我是沒有！』指導員看他這樣子，發生了憂慮，說：『余錫林同志，你要了解你任務的事大！』余錫林忽然把胸一挺說：『你不要誤解我，不是這個意思，我一定能完成！』

連忙繫緊了綁腿布，混身綑上手榴彈，余錫林他衝在第一個，咬牙切齒的憤恨的叫着『就是你們害我的！就是你們害我的！』衝向了敵人的方向，在戰場上他遇見了幾個在訓練班時的老同學，他們已經掛起了斜皮帶，余錫林不加思索的，憤怒的把手榴彈向他們身上丟去……

出乎意料之外的

敵人的無能使五個人都出乎意料之外的生還了，更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竟沒有一個負傷，但是整個部隊却突圍了，連裏面舉行了盛大的晚會，慶祝他們的光榮完成任務，在晚會未開以前，大家都已經在議論着：這次突擊班最勇敢的是余錫林同志，他是將在晚會中受到最崇高的敬意與褒獎的。

可是人都到齊了，却不見了他，大家議論着，他會到那裏去呢？到處喊着叫他，找尋着，可是總找不到他的影子。特別是指導員最發急了，因為他除了要主持這會議以外，還有重要的事要跟他談談。當他最後找得沒有辦法了隨便走到靠近的茅草屋裏去討口水喝時，却發現在一燈如豆的暗光下，一個人捧着頭，在悶